

舜禹周孔而謂之四聖天下之惡歸之桀紂而謂之二凶四聖被萬世之虛名二凶享當身之實利實固非名之所與名固非實之所取要其所謂毀譽徒傳于萬世之下毀譽之者何能知其前為其毀譽者亦何知於後雖有毀譽與株塊何以異哉謂美惡為同歸於死不亦宜乎列子言此不欲天下之人去四聖之名趣二凶之實也使求道者審名實之俱非知憂喜之均累故以天下萬世之所同是非者為言俾之遺聖人之跡而求聖人之道也且為四聖者樂天知命未始有憂其所謂窮盡慮懼皆不得已而應世與民同吉凶之患而憂民之憂爾其所以有聖智之名者亦人與之名而弗拒爾必知此而後知列子之言是乃與四聖同道者

冲虛至德真經解卷之十六

冲虛至德真經解卷之十七

作七

宋杭州學內舍生江道進

楊朱下

楊朱見梁王言治天下如運諸掌梁王曰先生有一妻一妾而不能治三畝之園而不能芸而言治天下如運諸掌何也對曰君見其牧羊者乎百羊而羣使五尺童子荷箠而隨之欲東而東欲西而西使羣一羊舜荷箠而隨之則不能前矣且臣聞之吞舟之魚不游枝流鴻鵠高飛不集汗池何則其極遠也黃鍾大呂不可從煩奏之舞何則其音疏也將治大者不治細成大功者不成小此之謂矣

解曰治天下者必知所謂如運諸掌而後可以語治也楊子曰天下為大治之在道四海為遠治之在心信斯言也則不下帶而道存塞管運諸掌哉苟能此道矣則我無為而民自治我好靜而民自正是以不治治之也如欲治之而治則一妻一妾已不勝其治矣三畝之園已難為其力矣是

使羣羊而舜荷箠之類也故曰將治大者不治細成大功者不成小

楊朱曰太古之事滅矣孰誌之哉三皇之事若存若亡五帝之事若覺若夢三王之事或隱或顯德不識一當身之事或聞或見萬不識一目前之事或存或廢千不識一太古至于今日年數固不可勝紀但伏羲已來三十餘萬歲賢愚好醜成敗是非無不消滅但遲速之間爾矜一時之毀譽以焦苦其神形要死後數百年中餘名豈足潤枯骨何生之樂哉

解曰可言可為無非事者不離於言為之域則不逃於時數之運矣雖太古之治必有事焉皇之道帝之德王之業世每降而事愈叢矣以耳目之見聞計所識之多寡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或相千萬推而上之至於皇帝則存亡覺夢或有或無及於太古則已滅矣已失矣孰誌之哉由是美惡之跡均在所遺謂善為可趨則善名久亦滅矣謂惡為可避則惡聲久亦消矣但運

速之間爾安可致惑於遲速奔競而不已哉然則為皇為帝為王其應世之事不離於可名之域其果是耶其果非也耶蓋帝王之跡出於感而應迫而動無心於名而人以其名歸之與夫矜毀譽而要名者異矣故其應世之事雖與時俱往而所以為聖者則獨存而常今不然何以貴於聖人之治哉

楊朱曰人肖天地之類懷五常之性有生之最靈者也人者爪牙不足以供守衛肌膚不足以自捍禦趨走不足以逃利害無毛羽以禦寒暑必將資物以為養性任智而不恃力故智之所貴存我為貴力之所賤侵物為賤然身非我有也既生不得不全之物非我有也既有不得不去之身固生之主物亦養之主雖全生身不可有其身雖不去物不可有其物有其物有其身是橫私天下之身橫私天下之物其唯聖人乎公天下之身公天下之物其唯至人矣此之謂至至者也

解曰人之生必將資物以為養性是乃養

生之主衛生之經達生之情所不可不為而其為不免矣蓋身固生之主故有生必先無離形物亦養之主故養形必先之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故雖不去物不可有其物形不離而生亡者有之矣故雖全生身不可有其身世之人不知養形果不足以存生也橫私天下之身以為我橫私天下之物以為養是務夫生之所無以為也形未必全而生理滅矣則世莫足為哉能棄事遺生而至於形全精復者其唯聖人乎聖人猶北於變化未能忘我也若夫至人之不離於真則公天下之身而身不異物公天下之物而物無非我此莊子達生之所謂精而又精而此之謂至至者歟

楊朱曰生民之不得休息為四事故一為壽二為名三為位四為貨有此四者畏鬼畏人畏威畏刑此謂之適人也可殺可活制命在外不逆命何羨壽不矜貴何羨名不要勢何羨位不貪富何羨貨此之謂順民也天下無

對制命在內

解曰人之始生也莫不有壽之道焉得其常性則壽矣秉彝而好德則名斯宿之名立而位至矣名位立而資財有餘矣此四事之序也人之壽固有若彭祖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者則人之貪生莫有已哉至於烈士之殉名貪夫之殉財未得則患得既得則患失苦心勞形終身遠遯豈復須史之寧哉四事之於人每不得而兼之有一于此雖終身服役曾不足以充其欲況於兼四者之有而徇之又安能償其無厭之求哉此生民之所以不得休息也有此四者則進將以有求退將以有避恐懼於幽畏鬼責也矯情於俗畏人非也感不必為我施恐恐然唯畏其我及也刑不必為我設惴惴然唯畏其我犯也一身之微無動而不制於物而在在我之具宰喪矣此之謂適人殊不知齊死生之變則壽夭可忘審知足之富則貨財不足徇車服不維則刀鋸不加理亂不聞則黜陟不知在我者

一無所羨則在物者都無所畏其寓於天地之間也。獨出獨入，獨往獨來，天下無對。是謂獨有，獨有之人是之謂至貴。故語有之曰：人不婚宦，情欲失半，人不衣食，君臣道息。

解曰：飢而食寒而衣，有生者不能免其欲。有欲而不足，則爭與君臣之分，所以辨也。民莫不衣食，而不盡婚宦也。婚則人道之患眾矣，宦則羨慕之心起矣。生民之不得休息，其本於此乎？人不婚宦，雖未能都無情欲，愈於凡民遠矣。所謂君臣道息者，是乃君臣皆安，莫知作上作下，而無有於親譽也。是以君臣之義不可廢，而其道則可息也。

周諺曰：田父可坐殺，晨出夜入，自以性之恒。翠叔弟嘗自以味之極，肌肉羸厚，筋節憊急。一朝處以赤毛絳幕，薦以梁肉，蘭橘心膺，體頰內熱，生病矣。商曾之君與田父侔地，則亦不盈一時而僊矣。故野人之所安，野人之所美，謂天下無過者。

解曰：均是人也，為田父而享國君之奉，則病矣。為商曾之君而與田父侔地，則僊矣。夫捨膏粱而從茹藿，固人情之所難，以茹藿而易膏粱，疑人之所易，而不能易田父之安者，習之移人不可遽易也。矧夫汨於外物，恬於俗學，而欲俾之易其習而安於至道，宜其未之思者，以為遠也。

昔者宋國有田夫，常衣緼屨，僅以過冬。暨春東作，自曝於日，不知天下之有廣廈，隕室綿。續狐貉，顧謂其妻曰：負日之暄，人莫知者，以獻吾君，將有重賞。里之富室告之曰：昔人有美戎菽，甘泉莖，芹萍子者，對鄉豪稱之。鄉豪取而嘗之，贊於口，慘於腹，眾哂而怨之。其人太憨乎此類也。

解曰：衣緼屨者，不知有廣廈隕室綿，續狐貉之溫美。戎菽甘泉莖芹萍子者，不知有膏粱之美，暖燥姝姝而不知道之衣被，萬物惑於世味，而不知道之淡乎無味，亦猶此矣。

於外有此而求外者，無厭之性，無厭之性，陰陽之蠱也。

解曰：豐屋美服，厚味煖色，皆分外之物也。苟務此而求之，亦無厭之性也。奚必外此而有求，而後為無厭哉？孟子以目之色耳之聲鼻之臭，四肢之安逸，為性。列子之教，斷於順性，而逸樂惡夫矯情，以招虛名。故言有此四者，而求於外，為陰陽之蠱也。且言有此四者，是或為富足以有此四者，為言也。如亦必待於求四者，而有之，其為無厭，孰大焉。

忠不足以安君，適足以危身。義不足以利物，適足以害生。安上不由於忠，而忠名滅焉。利物不由於義，而義名絕焉。君臣皆安物，我兼利古之道也。

解曰：忠則敢於犯顏義，則果於制物。忠或過於厲，已人則反蕩之矣。義或失於刻核，則不肖之心應之矣。若夫以道事君，則身倚美名，君都顯號，不亦君臣皆安乎？以道應物，則我常無為，民皆自化，不亦物我兼

利乎老君曰大道廢有仁義國家昏亂有忠臣亦此意也

鬻子曰去名者無愛老君曰名者實之實而悠悠者趨名不已名固不可去名固不可實邪今有名則尊榮亡名則卑辱尊榮則逸樂卑辱則憂苦憂苦犯性者也逸樂順性者也斯實之所係矣名胡可去名胡可實但惡夫守名而累實守名而累實將恤危亡之不救豈徒逸樂憂苦之間哉

解曰鬻子之去名非無之也不守之爾老君之實名非去之也不主之爾蓋有生斯有身有身斯有累物我交構事無非名名無非實性之若逸名則係之名胡可都亡之耶悠悠之徒羨美虛名趨之不已因失其右實矣故慕仁之名者有至於殺身慕義之名者有至於滅親子推死於忠尾生死於信是皆守名而累實恤危亡之不救者也列子此篇於名實之理反復告說盡之矣慮夫學者遂以為其道欲盡去天下之名也故又為之說曰但惡夫守名而累

實者夫苟能不守其名而無累其實是乃鬻子之去名莊子之實名聖人之所謂無名而處身應物之道無餘蘊矣

楊朱解

子列子之經明大道之要傳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正統也楊氏為我是邪說誣民者蓋聖人之道莫此之甚故後之學聖人者以能言詎楊墨為聖人之徒觀列子以禦寇為名是亦以開先聖之道為己任也其書乃務引楊墨之言以垂訓嘗以孔子與墨子均為天下之所願安利者至此又為楊朱一篇之訓為列子者其以楊朱之道為不乖寡於聖人而可以垂訓於天下耶抑知其為充塞仁義者又何以取其言哉列子之旨亦可以意逆矣蓋楊氏為我者也列子悲夫世之人逐物喪我不知存諸己者其生也為壽為名為位為富無一有益於我者至其死也猶需利澤於子孫子孫天地之委蛻爾奚有於我哉由是慎觀聽惜是非禁勸於賞刑進退於名法運運僞僞以終其身不殊於重囚

繫桔曾不悟造化之生我而我而已則吾之生宜知為我而使之勿喪也又焉以苦身焦心求得人之得適人之適而喪其為我者耶以是知列子不欲天下皆為楊氏之邪說也欲其不役於物知存我而已人能無喪其我則以之治國家推之天下皆其緒餘之所為爾豈不盛哉雖然子列子之訓抑微矣其書明羣有以至虛為宗藏穀均於亡羊故取楊朱邪說之尤者合聖人之道并為一談斷於學者不徇聖人之跡而求聖人之心也故凡寫楊朱之言無非至道之旨其言至以四聖二凶為同歸於盡後之誦其書至此罔有不疑列子謂堯舜為果外乎道而真與楊氏同為邪說者是讀其文而不達其況之過也殊不知此篇正列子之所盡心而與夫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相為始終者孔子曰知我者其唯春秋乎罪我者其唯春秋乎列子楊朱之篇類是矣

冲虛至德真經解卷之十七